

【本草春秋】

# 我来过，美丽过

□凌寒

每年春天的帷幕刚缓缓拉开时，鲜花们便迫不及待一拥而来。

冬天的身影还在窗外留恋徘徊，迎春花便嘟起嫩黄的小嘴吹响春天的序曲。料峭春寒里，柔软枝条间，娇小的花朵似羞含怯。很长时间，我才知道迎春与连翘的区别。除了枝条与花型不同，连翘性格热情泼辣，花朵挤挤挨挨簇满枝头，似点燃的爆竹噼噼啪啪爆裂，如金黄色的火焰熊熊燃烧，满枝金黄流淌不可阻挡。

玉兰花却是安静含蓄的。不经意间，花苞慢慢鼓胀，越来越饱满，悄悄喷涌一树诗情。洁白、粉红、紫红，硕大的花朵是一个个精美的玉盏，盛满春天的佳酿，举杯邀阳光敬春风，也期待着你走近一起共饮。

春风的号角越来越嘹亮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们都急匆匆跑来，你追我赶，互不相让，哪一朵花都不肯错过春天。

故乡的院中有一棵杏树，很矮，但枝杈纵横，遮盖了几乎大半个院子。褐色的主干离地一米多就分成丫形的树杈，树形苍劲张扬，茎叶绵密。每年春天，杏花绽放，粉红的花蕊、粉白的花瓣缀满整个枝丫。在乡村，杏树多在房前屋后，一棵开满花的杏树，让简朴的农家小院蓦然诗情画意。

苹果花和梨花有些相像，多为五瓣，也有四瓣或六瓣，淡黄色花蕊，花瓣洁白。清代吴绡把苹果花描绘得很生动，说它“淡胭脂带潮。香生玉靨轻含笑”，似乎风情无限。这些花多开在山野乡村，我总觉它们的美中透着朴实素淡。

春江水暖，桃花也是先知的。桃花粉红鲜艳，娇美动人，容易产生人面桃花相映的联想。桃花还有些含蓄，樱花却是无所顾忌，满树烂漫，粉蒸霞蔚，浪漫炽烈。学校不远处有一片樱树林，路两边的枝干在空中交错，千朵万朵压枝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花廊。满树繁花竞相开放，粉红如海水汹涌，让人不知所措，实在不知道看哪朵花好，真真是春深似海！

春色如许容易沉醉，那就下一场四月雪吧！嫩绿枝叶间，一簇簇雪花般的白色花朵，整棵树如覆盖着一层厚厚霜雪，靓白的春雪也许能平静一下荡漾的春心。

立夏后，五月的红蔷薇又让我彻底沦陷。海滨小区花园里，那丛红蔷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闯入眼帘。高高的铁架上，红蔷薇枝叶翠绿，花朵浓艳。一大丛花，严实地覆盖了整个花廊。那么不顾一切热烈地绽放，四五朵、七八朵，甚至十几朵相拥着。朵朵簇簇，挤挤挨挨，开得娇艳妩媚，甚至汪洋恣意。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舒展盛开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飘散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。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光彩照人，让人惊叹至无言。

但最让我感动的却是小巧的福禄考。花开时，似乎大自然的巧手拿着画笔仔细涂抹那片山坡，一笔一笔，很快，山坡被一大片粉红色的锦缎覆盖。福禄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，植株矮小，一朵花真的不起眼，但它们开得繁多严密，拥抱着依偎着，不舍得留出一点空隙。小小的花朵仰着头热热烈烈笑着唱着，虽然几天后就香消玉殒。每种花都喜欢，被福禄考深深感动，是因为它的渺小和努力。

自己闲时很喜欢逛乡村的集市逛各种小摊。喜欢看路边小贩，摆摊的乡亲。修鞋修自行车的，卖豆腐卖凉皮的，点心铺包子店自产水果……每个人都笑容满面热情地张罗着自己的生意。多年来，集市上那个响亮的声音一直在耳边飘荡：大个香水梨，稀甜稀甜（方言，很甜之意）！哈哈哈！录音的应该是摊主吧，听声音就是个乐观开朗的人，他一定每天都勤勤恳恳努力生活着。笑声那么爽朗，让人听了就开心一笑，忍不住要去买他的梨。

即使生命短暂普通，依然热情努力地活着。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春色烂漫后，夏天的脚步接踵而至，每一朵花似乎都在认认真真告诉世人：看，我来过，美丽过！

□赵阿芳

五月的轻风漫过滨海小城的上空时，朋友圈开始飘满康乃馨的花香。

我蹲在衣柜前整理春衫，指尖突然触到一团柔软的棉絮——那件褪色的碎花棉袄安静地蜷在角落，衣襟上歪扭的盘扣像极了母亲当年那风湿变形的指骨节。

记忆轰然撞开岁月的闸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胶东小渔村，每到黄昏，海风中，黛色屋瓦间浮动着麦草燃烧的清香。每次放学铃声刚落，我会骑着二八自行车第一个冲出校门口。

“妈！我饿得能吃下一头牛！”我像一头脱缰的小马驹冲进家门。车轮轰隆隆碾过门槛的瞬间，厨房里传来瓷碗轻磕的脆响。母亲系着花围裙转过身来，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：“一点不像个女孩家，咱们家门槛就是被你这么拱坏的……”灶火将她的影子拓在墙上，那时的我只顾得饕餮大餐，根本没注意，母亲那时的腰已经开始佝偻了。

母亲曾告诉我，我小时候对馒头近乎有点执念的喜欢。每次蒸馒头，我都围绕在她身边问东问西，有一次我突然指着锅盖的蒸汽说道：“妈妈的眼睛下雨了。”

那时的稚子不懂这笼屉里腾起的何止是水雾，分明是四十年的炊烟，裹着母亲被海风腌渍成酱红色的笑纹。

昨天和大伟弟聊天，我说起母亲那时类风湿的痛苦，他竟然一脸诧异。因为，记忆中他见到的我的母亲，从来没有因为病痛暴躁易怒过，她一直是温婉平静的，一直到驾鹤西去。

清理母亲遗物时，在针线盒底层发现一张泛黄的诊断书：类风湿性关节炎Ⅲ期。确诊日期竟是我初中入学那天。

想起那年暴雨夜，父亲在村南边虾池忙着抗洪护坝，而我突发高烧，是母亲趟着齐膝深的积水，背我去卫生室打针，原来那时类风湿就开始在她体内肆虐。

2000年盛夏，我生下儿子，因为新生儿肺炎，他被紧急送往特护病房。而我因为生产手术不能随便活动，只能待在产房干着急。

儿子歇斯底里的哭声穿透黎明时，得知消息的母亲正跋涉在两百里风雨路上。她要来亲自照顾我——那时因为类风湿，母亲一条腿已经变形，每走一步都是一瘸一拐，伴着钻心的疼痛。

这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是至今我不忍回顾的情景：医院走廊尽头晃动着母亲熟悉的身影，她左腿画着僵硬的半圆，右手紧攥楼梯扶手，吃力地一步一步从楼梯挪下来，但我儿子的襁褓被她紧紧护在怀里。

母亲就这样拖着病躯，每天四次往返于两座大楼：从儿科五楼一步一步爬下去，再一步一步爬上产科四楼，只是为了让我的儿子能及时吃上母乳。

母亲拖着病腿，丈量出了我心中最陡峭、最心痛的距离。楼梯间的身影，像极了老家屋檐下筑巢的雨燕——翅膀被风雨打折了弧度，仍执着地衔来春泥，一趟又一趟。

十九个昼夜交替中，母亲抱着我的儿

子在楼梯间丈量母爱的刻度。第十九天清晨，阳光突然漫过保温箱的玻璃罩，喜讯传来：我儿子康复出院！

那年夏天，为伺候我坐月子，一直微胖的母亲暴瘦到失形。她似乎要把所有能量熬成各种营养餐，一勺勺进入我的身体，也一点点滋养着我的儿子。

如今儿子书柜里珍藏着一把褪色的拨浪鼓，那是他姥姥用输液管编的。每当金属小球撞击鼓面，我总能听见岁月深处传来母亲疼痛的隐忍声，混着中药罐沸腾的咕嘟声，在子夜时分轻轻叩打我的心灵。

父亲走后的第二年，我因为工作原因，需要经常进出冷鲜库，加之粗枝大叶，不注意保养，我的膝盖开始出现症状，上下楼梯咔咔响，疼痛也找上来了。

又是母亲连夜为我赶制棉护膝，密密麻麻的针脚像她眼角经年的皱纹。

彼时我正厌烦她的絮叨，便漫不经心地将护膝扔在一旁：“妈！现在谁还穿这种老古董？”

直到一个雪夜，我被关节痛惊醒，翻箱倒柜找出护膝的刹那，针脚里突然蒸腾出母亲的气息——晒过的棉花混着止疼膏药的苦涩。母亲的关爱即使被忽略在几十年寒暑里，最终有一天，还是会熨帖那个不懂事女儿心头的遗憾和悔恨。

至今，我的衣柜里尚有四条厚厚的加绒的紧身棉裤，崭新的，四种不同颜色，裤脚上却都有相同的点缀：孔雀绿的缎面上游着金鱼。这都是母亲在大集上跟人磨了半日，为我买下的“洋气货”。母亲觉得这么洋气的裤子我肯定会喜欢。可我那时为了穿得秀气，坚决不肯上身。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失望转身时，那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

这几条棉裤，如今被我当做珍宝一样收藏。而母亲那一声叹息，时时从岁月的房梁上坠落，落进我的心里，沉甸甸的。

2015年母亲节前夕，我带着母亲去商场，商家赠送母亲一株盆栽，绿油油的，生机盎然。

那时，母亲已经病重，我安慰她：看他们长得多好，多好的兆头，您的身体也会好起来的。

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母亲眼里的光亮。此后，她每天精心侍理，给花擦叶时的专注和轻柔，就像小时候给我洗脸。

在花瓣开始凋零的仲夏的上午，母亲突然走了，像一缕我再也抓不住的风。

母亲葬礼前，我盯着窗台上枯萎的花盆呆坐整夜。黎明时分，晨露突然在枯萎的枝丫上凝成滴滴水珠——这一瞬间我读懂了草木荣枯的隐喻：死亡不过是季节更迭的幌子，母亲永远活在女儿凝望世界的眼眸里。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以另一种形态降落在生者的四季轮回里。

五一假期，我和儿子回到老家。

“妈，快看！枣树开花了！”儿子惊喜道。

眼前，母亲手植的老枣树虬枝上，一簇簇嫩芽正在春日暖阳中蓬勃。多年前的炊烟、医院楼梯间的脚步声，这一切，忽然在阳光下舒展——原来爱从未凋零，它只是换了个方式，在血脉里岁岁荣枯。

儿子双手触摸着树干：“这枣树，其实是我姥姥种下的时光机。”

细碎的米黄花穗中，几十年的光阴往事忽然簌簌而落。

## 母亲种下时光机

